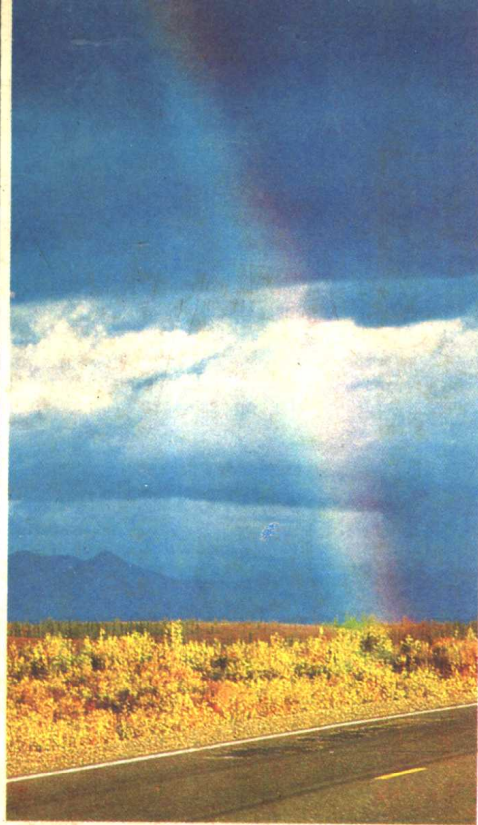


● 潮汐文丛 ●



四月的归来

● 肖复兴 ●

● 肖复兴 ●

四月的 归来

●  花城出版社 ●

四月的归来

肖复兴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5插页 250,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70册

ISBN 7-5360-0177-0/I·170

定价: 3.30元

内 容 提 要

《四月的归来》是一个由中国女生与法国留学生相恋而引出的故事，这对知晓当代大学生生活的读者来说大概又陌生又熟悉。她是怎样犹疑着终于抛却了往日的恋情，与那个同样情真意切的法国小伙子飞往巴黎的？本篇披露给你当事人的一切真情实感，一切说得清的原委和说不清的酸楚。

本集收的其它几个中篇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普通青年人的爱情经历、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作者笔触细腻沉静，尤其善描女性，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常常清雅脱俗，有着某种理想意义上的性格特征，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印证了作者思维脉络的温柔质朴，毫无故弄玄虚、故作洒脱之态，有的只是人情本身。



作家小传

肖复兴，祖籍河北沧县，1947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刚满月便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长大。

1966年高三毕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初、复试均通过，只待入学报到，“文化大革命”降临。事隔12年之后，1978年，才“二进宫”，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2年毕业。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此外，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第一篇文章，是在那里喂猪的一间摇摇欲坠的饲养棚里写的。那是一个难忘且寒冷的冬夜。

目前结集出版的有：小说、报告文学合集《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报告文学集《海边河的小屋》、《生当做人杰》、《仅仅因为漂亮》；中短篇小说集《她和他们》、《北大荒奇遇》；中篇小说集《远方的爱》；短篇小说集《飘散的情思》。此外，尚有长篇小说《早恋》和《我们曾经相爱》。

我们讲的是一群骑自行车年轻人的故事。
哦，可不是“偷自行车的人”！那是电影，外国
拍的。没劲！自己一辆自行车，让人偷走了，
傻冒！自己要偷人家的自行车了，又给逮着了，
笨蛋！

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我们天天
骑着自行车上班。我们星期天骑着自行车逛商
店。我们节假日里骑着自行车旅游……呵！自行
车，现代城市文明而又普及的交通工具！外国
人说，它可以锻炼身体。我们不信。屁股冒烟
的小汽车，不是我们这些人坐的。轻骑、摩托、
嘉陵^(牌)、铃木50、王子哈100……统统与我们都无
缘。倒是想买一辆，没钱！钱全部不是买得流
油的鱼儿，我们的父母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四五

自序

文学是什么？它什么时候悄悄地向我走来？或者说我悄悄地向它走去？当我要为我这本中篇小说集写这则序言时，心里头首先冒出来这样的问题。我忽然觉得，在文学这条小道上，虽然走了这么些年，觉得特别累了，似乎依然没有走近它，没有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

小时候，对作家格外崇拜。这一名称，对我显得格外神秘而高尚。记得不足十岁那年，我用自己攒的可怜巴巴的一角七分钱，买下一本《少年文艺》。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书，我从头看到尾，走进了与周围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世界中，体味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和激动。我以为这似乎就是文学的魅力。

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初二那一年，我到美术馆参观一次全国书展。我头一次见到世界上竟有这么多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正是春天，走出美术馆，春雨蒙蒙，街头柳枝含泪带啼，绿雾蒙蒙。我觉得这似乎就是文学的色彩。

自然，现在看来，这一切对于文学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浅薄的，却也是真挚的。现在，我居然跻身作家这一队伍，可以写几本薄薄的小书了。我不敢说认清了这一圈子，毕竟认识了。说心里话，对于作家，我不崇拜了。对有些作家，

我敬重；对有些作家，我并不那么以为然。作家不过和各行各业工作着的人们一样。读者往往把他们看得如飘在云端，而有些人也就自我膨胀得如水发海带罢了。“作者个人的品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在我的上一个中篇小说集中，曾引用了歌德这句话。在这里，我再一次引用。我很喜欢这句话，愿意成为自己的箴言。

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处于矛盾心境中，我常常怀疑自己，我常常问自己：我都瞎忙乎了些什么？写了这些东西，给这个眼下缺少住房、汽车、家用电器等等必需品，而并不缺少小说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心里常惴惴，我怕对不起那些善良的、愿意节省下几个钱买这本书的读者朋友。我到底能够给予他们一些什么呢？做为作者，我写作时决不那么超然且悠然，我常常想起读者。离开了读者，作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目前，读者对于文学书籍的冷淡，决不仅仅因为前一阵武侠小说热和这一阵琼瑶小说热的冲击。这种冷淡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我对于那种曲高和寡的贵族文学，颇不以为然。一九八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讲：“写作不是重温过去，而是发现自己的现在。”我以为这话十分精当。失去了现在，也就失去了将来。收在本集的五個中篇小说，都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故事。不管这里面的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抑或街道小工厂的工人也好，我都企求能描摹出他们此时此刻悲、喜、或悲喜交加的心音。我和他们的生活胶粘一起，又和整个共和国眼下阵痛着、挣扎着前进的、悲喜交加的脉搏胶粘一起。我深知自己文学功力浅

浅，写得平平。但我愿意老实地写，真真切切地写，而绝不想变幻一些时令花活和读者捉迷藏。我希望读者看完之后不至失望。我也希望自己这一本书比起上一本书能够有些进步。我能够坚持下去，一步步靠近文学这座虽不辉煌却相当遥远的殿堂。

明年，我将年整四十。这应是不惑之年。真正做到不惑，并不那么容易。那是人生并不容易爬上的峰峦。只有爬上去，才可一览众山小，那是别一境界。只可惜我对世界包括自己所搞的文学，依然存有许多困惑和不解。不过，这总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头。因此，我要尤其感谢花城出版社的朋友，他们对于我的创作一直给予关心和鼓励。

但愿我能够逐渐走向不惑。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于北京和平西街

目 录

1	自序
1	四月的归来
76	她们
174	中学时代
222	发生在炎热的夏天
301	苹果绿的颜色

四月的归来

——大学风情之一

第一章

1

建国饭店！又是这家建国饭店！

建国饭店同北京其他大饭店比，显得很矮，长长一溜，拱形而飞翘的屋檐，一扇扇咖啡色的玻璃，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子……不知怎么搞的，他总觉得建国饭店特别像一艘不知从哪里驶来，又不知要驶向哪里的待航的远洋轮。

“哈哈！看你说的，一点儿也不像！一丁丁点儿也不像……”

是的，不像。她说得是对的。可是，他觉得像。人的眼睛，是受心情和想像支配的。远洋轮、远洋轮，它可以载我们飘向远方……

那一晚，朔风如刀，刮得真猛，吹得一地白杨树干枯的落叶哗哗作响，像涨起一阵阵海潮。远洋轮，就从这片海面

上起锚出发吗？呵！他和她沿着东长安街散步，不知不觉竟走到这里来了。寒假到了，他们俩到北京站送同学回家休假，走出站台，走到长安街，走到这艘远洋轮前。门前，灯光闪烁；门内，灯红酒绿。小广场上停满各种牌号的小轿车，间或可以听见款款的笑声，也有放荡的如同猫叫春一般的笑声……

“这都是洋人和高等华人出入的地方！”他叹了口气。他的衣袋里只有二元五角钱，那是准备明天去买莱辛的《汉堡剧评》和牙膏、肥皂用的。

她听完咯咯笑了起来，笑得那么痛快。笑完之后，她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对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发了财，也进去过一回洋人和高等华人的生活！”

建国饭店被甩在身后了，远远的，一点儿影子也看不到了。他们坐在东单一家夜宵店里，买了两碗馄饨和两个芝麻火烧。饭桌上的台布油渍渍的，简直像小孩的尿布。那一碗馄饨里起码有一半是没馅的。可是，他们吃得挺美，热乎乎的，像吞进一团团火，浑身都往外冒汗了。

他们回到学院，空荡荡的一溜宿舍，同学们都走了，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他躺下，又爬了起来。他轻轻地走到她的宿舍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门，还没听见回音，门自己“吱扭”一声，悄悄地开了。原来，门是虚掩着的。他走到她的床边，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被她的一双手紧紧搂住了。似乎她就在这里一直等着他。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脸，却闻见一股淡淡的发露和润肤霜的清香，他情不自禁地也紧紧地搂住她。他们像两条奔涌得过于猛烈的小河融合为一条，激荡的水花止不住还在四下飞溅。

爱的升华。人生最甜蜜、也是最忙乱的一刻。他们的嘴里喃喃地说梦呓般的话语，吻像雨点儿一样贴印在对方的脸上、手上、身上……他和她一样，都是第一次。人生有许多第一次。第一次，是最激动的，也是最难忘的。

清晨，他们醒来了。他忽然看见她的衣服零乱地扔在地上。她的一条驼色的裤子上围着一条红布做的腰带，很是鲜艳、醒目，也很是有点儿土气。

她弯腰捡起裤子，套在她那修长的长腿上，双手把那条红腰带系在腰间，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笑笑对他说：“忘了吗？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乡间有这种风俗：本命年，要系红腰带。

“你妈妈送给你的？”

“她？你少提她！”

他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她母亲，她的脸竟然勃然变色？他不敢再问。她见他不高兴了，又搂住他，轻轻地对他说：“以后，再告诉你！今天，我们过得多好啊，别搅破了它！”

他像蜗牛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试探地又问：“那……是谁送你的呢？”

“谁？不告诉你！哈哈！你吃醋了吧？……”她蓦然大笑起来，一下子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天真，那么可爱……

以后，他知道了，知道了她以往二十四年的全部历史。母亲生下她的第四年，赶上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却病故了。那一年，她七岁，刚刚上小学。爸爸把她甩在奶奶家，自己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继母给她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奶奶、爷爷相继去世，她的好日子便彻底结束。她只好搬过来，同父亲和继母一起过。那时候，她刚刚上初

一。继母对她狠，父亲对她也变得狠了。她不明白为了什么，却只好默默地忍受了。她变得多愁善感，也变得坚强起来。她常常一个人看书，看着看着掉下眼泪。可以说，是眼泪使她坚强起来的。“多有意思！你信吗？小时候，我可爱哭了，可我特别坚强！”她这样说。他信。这并不矛盾。

书是一只只红帆船，把她带向远方。她迷恋上了文学。这时候，她遇上了一个好人。一个人的一生遇上好人和坏人的机会都是不多的，大部分遇到的是一些平庸的或平常的人。这个好人恰恰又是她中学的老师，这对于她今后的前途就更为重要。这位老师姓徐。是这位徐老师引导她认识了文学，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位徐老师，她断然不能从东北松花江边的一座小县城考入了北京的高等学府。徐老师那时没有结婚，到送她毕业时还是没有结婚。她住在学校，天天晚上要到徐老师的宿舍补习功课。星期天或者假期，常整天泡在徐老师那里。

有一个星期，她没有去找徐老师，徐老师到处找她，哪儿也没有找到，可急坏了。那天，因为一点点小事，继母骂了她，而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扬手便打了她，一气之下，她跑走了。她恨父亲，难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一直到天黑了，徐老师才找到了她，她正在松花江边，呆呆地看着江水中晚霞的流逝。就这样呆呆地坐了一下午。这一下午，她似乎把人生的许多问题想了个透，想了个遍。徐老师批评了她，骂了她。

“徐老师，您以为我会想不开，想去自杀？不！徐老师，我决不！我是在想，以后，我一定离开这家，离得远远的……”

“坚强的好孩子！”徐老师最后搂着她哭了起来。她同徐老师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红腰带，便是徐老师送给她的……

那一年，他们才上大学二年级。那一年的寒假，他衣袋里的二元五角钱，远远不够用了。他只好写信给父亲，请他寄点钱来。父亲同母亲都是穷中学教师。他知道那带有他们体温的钱来得不容易。可是，他们都理解儿子，儿子在恋爱，是要花钱的呀。而她呢，也悄悄地给在县城里当榨油工人的父亲写信，父亲没有给她寄来钱，倒是徐老师寄来了几十元钱。这一年寒假，他们一下子阔起来了！阔起来了，他们也没有去过一次建国饭店……

红腰带！他妈的，她的腿真漂亮！

2

远远的，他便看见了她，正在建国饭店门口张望。她穿着一套咖啡色女士呢套裙，面料考究，上面有暗红色和白色组成的方格，很是明快醒目。做工也考究，上衣V形开襟，没有迭门，敞开着，里面露着淡柠檬黄的衬衣，双荷叶领铺展展地露在外衣领上，很是潇洒。

还有她的那双腿！穿着长筒丝袜，还是那么修长，那么漂亮……

她在焦急地扭动着腰身，似乎在怀疑我不会来了吧？他想，暗暗笑，不知是在笑她，还是笑自己。他妈的，洋人的西餐真是高蛋白多得很，四年过去了，她一点儿没见老，相反更Pretty了！而我呢？我简直瘦得成猴样子了，又老又

黑，眼角的鱼尾纹都悄悄地爬出来了。去年，全学院老师照身份证的照片，派出所天天催，照了，他吓了一跳，难道这就是我吗？他真恨不得把照片统统撕了！想到这儿，他禁不住用手指把头发往脑勺后梳了梳，头发丝顺着手指缝不大情愿地波动起来。这动作真好笑！

她可真行！选择了这么个地方！多漂亮的饭店，又正是四月的春天，北京最为明媚的季节，小风轻轻地吹，像温柔的手摩挲着，挑逗着人的情绪。风中夹杂着淡淡的花香，让人心醉，也可以让人心碎。老天爷像个多情的导演，特意布置了这样一个天气和环境的布景，像要演出一场童话剧一样，让他与她在这里重逢，像以往那一次次的幽会一样……

老天爷呀，你可真会捉弄人！

要升入三年级的那一年暑假，他们两人又是谁也没有回家，双双跑到北戴河的海滨，度过了半个假期。那是他们相爱以来最美的时期，天天像在天堂里。“这是我们的蜜月！”她不只一次这样说。而他在止不住高兴地吻过她之后，故意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说：“哦！那可不好！蜜月先提前过了，以后我们毕了业结婚时还过不过了呀？”

“过！过呀！那时候我们再过一次！我们以后年年都过一次，我们月月过的都是蜜月……”呵！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像小孩荡着秋千一样来回晃。她说得是多么动情！说得他的眼睛红红的。她便又开始吻他的眼睛，紧紧抱着他。他感到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情和冲动。他们为他们深深的爱而感动。

来到北戴河第二天清早，他们起得特别早，他们约好：如果是他们第一个到达海滨沙滩的话，就证明他们的命十分的好！他们的爱不会变，永远像大海一样深情。如果他们不

是第一个到达，就证明以后肯定会有波澜。对此，他们深信不疑。他们都盼望着是自己第一个到达沙滩上。他们坚信他们是第一个！他们不是第一，谁又能是第一呢？谁又能比他们爱得更深呢？在偌大世界中，彼此深深相爱的人忘记了旁人的存在。他们像燃着的熊熊火，吞没了自己，也吞没了别人。

他们都换好了泳装，向大海跑去。清晨的海滨，空气湿润、清新而有些冷冽，跑了一路，没见一个人。他们真高兴。海水呈蔚蓝色，涨涌着白色的泡沫，像撒向陆地的一朵朵的玉兰花。天边一抹鱼肚白，渐渐吐露出玫瑰红色的晨曦……老天，总是那么善于制造让人爽心悦目的布景，让人生在这样的背景前演出一幕幕活剧来。老天！老天最他妈的不是玩艺儿，它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常常会在你格外得意的时候，伸出一只无形的巨手，拨弄着你，愚弄着你，玩弄着你，然后，将手高高举起，把你甩下，摔成重粉！

他们跑到沙滩上，都失望了。沙滩上，已经有了一男一女，男的穿着红色游泳裤，女的穿着天蓝色的游泳衣。他们正在沙滩上拾贝壳。他们拾得好认真，好痛快，以致当他们两人走到他们身旁，都没有发现。

这是一对老夫老妻，年纪起码六十开外。他们见到他和她，只是朝他们微微一笑，便又忙着拾他们的贝壳去了。那五光十色的贝壳给了他们十足的乐趣。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望着这一对老夫妻走远，她感叹着。她特别信命，信昨晚他们俩一起说过的今天早晨的预言。

他安慰着她：“看你！这都是巧合！像现在戏和电影经常